

致我们未曾 妥协的青春



乔花娜◎著

曾经，你固执地跑到虚脱，
只为相见，不在乎所谓的理由。

曾经，我倔强得迎风而立，
只为破浪，不在乎娇嫩的容颜；

我狂妄的青春，没有铠甲，却趾高气昂；
我脆弱的青春，没有软肋，却狼狈逃遁。

我为青春的棱角呐喊，声嘶力竭也不放弃；
我为青春的倔强加油，天崩地裂也不退缩。
致棱角，致倔强，致永不妥协。



中國華僑出版社

致我们未曾
妥协的青春



乔花娜◎著

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致我们未曾妥协的青春 / 乔花娜著. —北京: 中国
华侨出版社, 2015. 3

ISBN 978-7-5113-5310-8

I. ①致… II. ①乔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53659 号

致我们未曾妥协的青春

著 者 / 乔花娜

出 版 人 / 方 鸣

策 划 / 周耿茜

责任编辑 / 严晓慧

责任校对 / 孙 丽

装帧设计 / 一个人 · 设计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开 本 /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 印张 / 10 字数 / 265 千字

印 刷 /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978-7-5113-5310-8

定 价 / 29.80 元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达大厦 3 层 邮编: 100028

法律顾问: 陈鹰律师事务所

编辑部: (010) 64443056 64443979

发行部: (010) 64443051 传真: (010) 64439708

网 址: www.oveaschin.com

E-mail: oveaschin@sina.com

目 录

Contents

当“男朋友”遇上“老公” / 001

以牙还牙 / 005

“巫婆”与“修女”的心病回来了 / 009

不好的苗头 / 013

人头、蛇身、象腿的神奇“动物” / 018

惊魂“开封府” / 022

想成为范大范的范小范 / 027

离家的密谋 / 034

所谓其其的救命恩人 / 039

垃圾场寻“宝” / 043

知母莫若子 / 049

三个老友终于凑齐了 / 054

一个大家庭诞生了 / 059

“屑”去“尸体”的健美教练 / 064

我结婚了，还能爱你吗 / 069

看范小范如何过面试关 / 074

又遇旧敌 / 079

冤家路窄 / 086

“大家闺秀”在画廊骂街 / 090

已婚男友的悲催爱情攻势 / 095

一本写真引发的…… / 104

惊心动魄的午餐 / 108

误入虎穴 / 113

和小天相亲记 / 119

解聘人事经理 / 123

疯狂女粉丝事件 / 128

无巧不成书 / 133

弱势群体 / 139

男人的眼泪 / 145

体验生活 / 150

善心又发作 / 157

爱心粥 / 163

难掩的铜臭味儿 / 170

爱在毫无察觉时 / 174

“丑媳妇”终于要见婆婆了 / 179

范小范的破坏力 / 185

世纪大战 / 190

评优选先 / 197

刘赫的无奈 / 201
露出马脚 / 207
比高考更痛苦的事 / 215
婆婆侦探 / 220
爱的宣言 / 225
你为什么那么善良 / 232
事态终于恶化 / 237
狐狸的尾巴终于要露出来了 / 241
家家都有难念的经 / 247
情深不寿 / 252
女婿来了 / 258
想家了 / 263
小胖子和小黑妞的友谊 / 270
鸿门宴 / 276
来到李信宇的家乡 / 281
搭救现任男友的前任女友 / 287
麦麦啊，麦麦 / 295
贱人归来 / 301
大结局 / 307

当“男朋友”遇上“老公”

和小天不是个好脾气的姑娘，这一点你单从她的外貌就能看出来——斜绑的马尾，男款黑白渐进色衬衣，做旧的牛仔短裤上不但有张扬的洞洞，还有涂鸦的色块，她本人就有 170 厘米，可她后背那个鼓鼓囊囊的旅行包已经高过头顶，让人不可小觑她纤瘦身体里蕴藏着的巨大能量。

此刻，偏偏就有人惹毛了我们这位姑娘。她叫林思媚，人如其名，从高耸的发髻到涂蓝的脚趾甲，从亮晶晶的大耳环到精致的指甲花，她身上的每一处都散发着妩媚的女人气息，如果说和小天不像个女人，林思媚就是女人的代名词，是大多数男人都觉得女人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女人。林思媚显然也很清楚自己的优势，虽然需要稍稍仰视和小天，但气焰却是丝毫不弱的。

“你打发乞丐啊？两百块钱就想了事？”林思媚看出和小天有急事，想趁机敲竹杠。

“好，那你说，多少钱？”和小天竭力按捺下想抽这个妆化得跟戴了个面具似的女人的欲望。

“两千。”林思媚涂得红红的嘴唇好看地一张一合，送出两个字来。

“你?!”和小天扬起了拳头，“我警告你，不要太过分！是你先撞到



我的，我没说什么，你还蹬鼻子上脸了……”

“怎么？想打人啊？来啊来啊，再加上医药费、误工费、精神损失费，我怕你更赔不起了！”林思媚描得极好看的柳叶眉随着主人的情绪一抖一耸，把自己那粉壳子脸往和小天的拳头下凑，整个儿一无赖的架势。

和小天看出来了，被这块橡皮糖黏上只能认倒霉，况且她真的没有时间再磨下去了。

“好，你狠！”和小天去掏短裤后兜里的钱包，一摸，空空如也，再摸另一个口袋，还是空空的。

“怎么？不要跟我说你忘了拿钱包之类的鬼话，看你这身行头，可不像会是犯这样低级错误的。”林思媚阴阳怪气地在旁边添油加醋。

和小天往身后一直未动弹的堵车长队看了看：“我钱包掉出租车上了，我去拿。”说着，转身欲走。

“你骗谁啊？这种戏码，姑奶奶十岁就玩过了！别废话，赶快拿钱来。”林思媚向前一步，丝毫没意识到，她那所谓翻遍整个威海也找不到紫红色小花儿已经被自己踩在脚下。

和小天真的要怒了，眼前要是个男人，她早就抡起拳头了，咳，她最怕耍泼的女人，和小天看到在自己身旁观看的一个男人似乎面有不忍，颇有劝架的态势，应该跟那些个冷漠的看客不同，一把拉将过来：“喏，人在这里做抵押，我拿了钱包就回来，行了吧？”

“他是你什么人啊？”林思媚没那么容易好打发。

“他是我男朋友。”和小天是用人用到底。

“你知不知道他是我什么人啊？”林思媚一脸的似笑非笑，“他是我老公！”

“啊?!”和小天看着在旁边一直一言不发的男人，再看看张牙舞爪的林思媚，瞬间石化了。

“小姐，小姐——”和小天转过身去，看到气喘吁吁的出租车司机

正跑过来，他手里扬着自己的钱包，“小姐，你的钱包和手机落我车上了，刚才手机响我才发现，还好你没走远，那，给你。”

“师傅，谢谢，谢谢您了。”

“不用，好了，我得赶快回去了，车还在那儿呢。”憨厚的司机把东西交给和小天，转身又往回跑。

和小天从钱包里抽出一叠钞票，也没数，狠狠地掷在林思媚脚下，迈开长腿就往前走。身后那女人还在骂骂咧咧。

“拽什么拽啊？不就有俩臭钱吗？”

“少说两句吧。”是那个懦弱的男人。

“哎，你胳膊肘怎么往外拐啊？我倒是忘了，刚才你到哪儿去了？你就任那个臭女人欺负我？”

“谁欺负得了你？”小声抗议。

“你什么意思啊？对了，男朋友？你不会真跟她有一腿吧？”

“你不要乱说好不好！”男人有些动怒了。

“哎？你倒有脾气了还？”

.....

久石让的《天空之城》。和小天接通电话：“什么？快结束了？我马上到！”

某大酒店。

彩虹门上喜气洋洋一行金字：刘家玮、赵欣媛新婚快乐！百年好合！

和小天看着那行金碧辉煌、灼灼刺目的大字，不由得握紧拳头，踏着满地的金银彩屑，一步一步走向宾朋满座、欢笑盈耳的场所。

“小天，快过来！”一直密切注视着门口的黄烁看到和小天，立刻跑过来，拉着她往自己那一桌去。和小天眼睛直直地看着那一对正在敬酒的新人，任由身子被黄烁拉到椅子上坐下，“我真后悔，把他结婚的事情告诉你，你可千万要冷静啊，不要闹出什么事儿来，小天，来，先把



包放下来，不管怎么说，今天也是人家结婚的日子，有什么事咱以后再说，哎哟，他来了，记住我说的话，冷静！冷静！”

新郎携着新娘，新娘一手执杯一手搭在新郎胳膊上，夫唱妇随，由衷地志得意满，只是，目光碰到和小天时，诧然一愣。

“家玮，你看我这刚下飞机，也没来得及给你准备什么礼物，连个红包都没有包，这样吧，这些钱你就直接收着，咱也用不着那些虚的，包什么包啊，给谁看啊，是吧？”和小天一边说着，一边从包里抽出一沓钞票递了过去。

新郎刘家玮的脸因为酒喝多了，一直潮红着，看不出什么变化，倒是额头上已经有细细密密的汗珠渗出来了。

“谢谢了。”新娘很熟稔地接过钞票，娇嗔地冲新郎抱怨，“老公，这是你朋友啊？你也不介绍介绍？”

“哦，啊，这是，这是……”新郎结巴了。

“家玮是我的前男友……”和小天帮新郎回答，答得那么畅快，就像是喝矿泉水一般。

以牙还牙

“家玮是我的前男友——的好朋友。”

“哦，对，对，好朋友，好朋友。”刘家玮长长舒了一口气，急忙接上话去，可惜，他的气还没有出透，心就又被和小天下面的话给提起来了。

“你叫赵欣媛，是吧？”和小天对着新娘巧笑嫣然，“刘妈妈一定很喜欢你吧？我记得家玮说过，刘妈妈就喜欢你这样的女孩子，看上去踏实、贤惠……”黄烁暗暗地拉她衣襟，和小天不理睬，接着说，“我记得，刘妈妈特别急着抱孙子呢，你们有没有打算什么时候要孩子啊？”

新娘娇羞了脸，没体会出和小天这话的味儿：“妈妈催我们结婚后就要孩子。”

“多好啊。我经常出门，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喝到你们孩子的满月酒，不过，我可要预订哦，让孩子等我四年，四年后，不管我在哪里，我一定回来做他的干妈。”

新娘被和小天这一番话弄得一头雾水，不过还是很礼貌地笑着答应道：“好的，一定。”

“哦，我们还有好几桌要敬酒呢，就先失陪了，各位请慢用。”新郎终于回过神来，找到自己要说的话了。



“姐姐，您说话不要这么大喘气儿好不好，我的心脏刚刚差一点儿就不跳了。”黄烁按着胸口，一手做擦汗状，“你都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啊？什么四年？什么干妈？你不会是受刺激太大了吧？”黄烁说着去摸和小天的额头试体温。

“两年前，他跟我说，天天，你等我四年，四年后我娶你。”

“我听说，他也不容易，他妈妈逼他结婚的。”黄烁以她一贯的老好人作风出来和稀泥。

“他不容易？我容易？他妈逼他？我妈就没逼我吗？”

“小天，你小点声儿。好了好了，酒也喝过了，人也看过了，我们走吧。”黄烁怕出事，催着和小天离开。

“好！走！省得看着这个男人心烦。”和小天霍地拿起自己硕大的背包，往肩上一背，又哗啦一声推开椅子，自顾自昂首走了出去。黄烁忙向被这巨大声响惊着了的人赔笑道歉，随后急急忙忙跟着跑了出去。

“唉？咱们去哪儿呀？”黄烁在甩开两条大长腿旋风般前进的和小天后面追得极其辛苦。

“还能去哪儿？当然去你那里啦！”和小天理所当然。

“不行！”黄烁猛跑几步跳到和小天面前，“不行！不行！不行！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我们那个小窝添丁啦！我婆婆带着孩子，一个老宝贝，一个小宝贝，再加上你这么一个大宝贝，我可招架不住。”

“哦，我忘了。”和小天停下脚步。

“回家吧。你跟你妈又没深仇大恨，难不成你还一辈子躲着她啊？”黄烁不失时机又来兜售她的家和万事兴。

“哎呀，你烦不烦？先去吃饭吧，我饿了。”

“好吧，你要吃什么？”

“还用问，老地方！”

“吃了这么多年，你还没吃够啊？”

“我很忠贞的，好不好？”

“这都哪跟哪呀，有必要提升到道德高度吗？”

“人无德不立！”跟以往无数次争辩的经历一样，最终，黄烁以手抚额，甘拜下风。

海边大排档。

“琴姐，再来两盘海蛎子。”

“好咧。”

“和小天，两只螃蟹、两串儿鱿鱼、一盘烤虾、一盘海肠、一盘蚬子，你看看你眼前的这一堆，你还要，你这两年都在非洲体验饥饿吗？”

“唉，黄烁，你看不出我心里面有多大的一个空洞吗？我要用食物把它填满。”和小天一本正经。

黄烁乐了：“你再吃也只是把胃撑大喽，你的心啊，还是个马蜂窝。喂，看那边，你见过有人在海边这么走路吗？”

和小天顺着黄烁手指的方向看去，一个打扮精致的女人，穿着不低于十厘米的“恨天高”，整个人嵌在一个重量级男人身上，依附那男人的稳重以一种高难度的步法袅娜地向前蹭着。她一只手挽着男人的臂弯，艳丽的指甲花搭在男人素淡的衬衣上，如一个航向明确的锚，准确地锁住目标。徐徐的海风不时吹起“指甲花”嫩黄的薄纱裙，这个时候，她便娇羞地掩口一笑，用另一只手去按下裙裾。

“天啊，她以为她是玛丽莲·梦露吗？”和小天看着此等场景，不禁恶上心头，端起刚倒满的扎啤，朝那女人走去，“姐妹儿，冤家路窄，这可是老天爷赐给我的机会，我要是不用，会遭天谴的。”

“小天，小天，你干吗呀？别惹事。”黄烁急得大叫，可她的椅子和旁边的挤在一起，一时脱不开身。

“我让你看场好戏。”和小天狡黠地冲黄烁眨眨眼睛，装作喝多的样子，一步一摇地走过去，伸手抓住那朵“指甲花”，啤酒杯晃晃悠悠在“指甲花”和那男人之间泼泼洒洒。

“姐妹儿，你行情不错嘛，这个男人比上次那个高好几个档次呢，



住别墅的时候别忘了分咱一地下室啊。”配合问话，和小天的目光不停地在那个男人周身逡巡。

“你谁啊？我不认识你？”

“不是吧，发达了就不认穷姐妹了啊？”

“哦，你是……”

“想起来了把？”和小天立马把她后面的话堵上了，“我就说嘛，大家一起跑码头这么多年，这感情怎么能说忘就忘呢？”和小天瞟着一旁狐疑不已的男人，心里暗暗嘀咕：“好小子，我就不信，这样你还没反应。”

“你，没想到你是这种人！”男人终于上钩，狠狠地一甩袖子，将嵌入自己身体的女人部位挖出，转身离去。

“你等着，我跟你没完！”“指甲花”狠狠地剜了和小天一眼，顾不得“梦露”的风度，深一脚浅一脚跑去追那男人，“亲爱的，她说的不是真的，你要相信我啊！你等等我……”

“别忘了要青春损失费呀！”和小天大声补上一句。

“你这又是哪一出啊？”黄烁忍俊不禁。

“娘子且坐，听小生讲一讲这毒妇白日的罪恶行径。”和小天将她与林思媚的遭遇战告知黄烁。

儿歌《洗澡歌》。

和小天鄙夷地看了黄烁一眼：“就怕别人不知道你当妈了。”

黄烁拿起手机，脸色立刻变了：“是刘家玮。”

“巫婆”与“修女”的心病回来了

“喂……”黄烁迟疑地按下接通键。

和小天劈手夺过手机，按下免提，刘家玮明显压低了的声音从扩音器传出，听起来怪异得很，和小天脑中浮现出一个鬼鬼祟祟的男人掩耳盗铃的猥琐状。

“黄烁，天天在吗？”

“刘家玮，你躲在厕所里打电话？你不嫌熏得慌吗？”

“天天，我……”

“我你个头啊。新郎官，这个时候你打电话找我，不会是要和我共度新婚之夜吧？说不出话来啦？被我猜中了？那你还等什么啊，赶快来啊！春宵一刻值千金，晚一刻，你浪费的金子就能砸死你好几百次了！”

“天天！”

“哎哟，生气啦？气死也行！还免得弄脏了那些金子。你个损人！”

“哎，小天小天，那是我的手机，我的手机。”黄烁以自己对死党的准确认识，及时地阻止了一场手机入海的悲剧。

“烂男人，姑奶奶的好心情又被你丫破坏了。琴姐，扎啤。”

“小天，小天，你喝得够多了，回家又要被和妈妈说了。”

“我说黄烁，你不要这么体贴入微好不好？你不是我妈的闺女就是



她这辈子最大的遗憾了，啧啧，其实我也很想退位让贤的。要不我们去做个亲子鉴定吧？说不定能有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呢？”

“喝多了吧？胡言乱语。”

“哎，对了，那个烂人刚刚要说什么啊？”

黄烁做晕倒状。

“噜啦噜啦噜啦咧……我爱洗澡乌龟跌倒……小心跳蚤好多泡泡……戴上浴帽蹦蹦跳跳……美人鱼想逃跑……”

“我说，黄大小姐，咱不弄这么弱智的铃声，好不好？”

“我们家麦麦喜欢——喂，刘赫，怎么了？麦麦发烧？你怎么回事啊你？就让你带了半天就发烧？这样吧，你先带麦麦去医院，我从这里直接过去，哪个医院？当然是妇幼医院啦，专家号啊，真是，让我说你什么好啊，你快去，快去吧——小天，我不能陪你了……”

“好了，好了，都听到了，你赶快去吧。”

“改天再聚！”

和小天看着黄烁“仓皇而去”的身影，叹了口气，结了账，扛起背包，往自己家的方向挪。

和小天从背包最底层掏出一把钥匙，插进锁孔，微有迟疑。

“天，你怎么这个时候回来了？你说说你这个孩子，每次回来也不说一声？来，快把包放下，累了吧？饿吗？我给你煎两个鸡蛋吧？哎呀，家里没菜了，我去下面超市看看……”

“妈——不用了，我吃过了。”

“吃过了？真吃了啊？那我去给你铺床。你那被子啊，我前两天还晒过，一点都不潮……”

“老太太，知道你是我亲妈，拜托不要总是这样连奶瓶都给我准备，好不好？”

“奶瓶，你要奶瓶干什么？”和妈跟女儿总是不在一个频道。

“呃——我洗澡去了。”

热水在身上肆意流淌，和小天脑中突然冒出刘家玮说过的一句话：“你的皮肤是雨水做的。”这句话被和小天预言为文盲刘家玮这辈子语言的最高境界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了刘家玮炫耀的资本，让和小天笑得都要抽过去了，而此刻，这话却让和小天感到寒冷，头顶的热水变成了深秋的雨水，夹着寒意，带来冰冷。

“刘家猪，失去和小天这样一个华美明艳的女子，你会后悔一辈子的！”和小天大声宣布。

“妈，你怎么还没睡啊？”和小天走出浴室，看到母亲倚在沙发里。

“天，我弄了碗鸡蛋汤，你趁热喝了。”母亲指着茶几上的保温饭盒，边说着边站起身往浴室去。

“妈，衣服等明天用洗衣机洗吧。”和小天冲母亲的背影喊。

“你小声点儿，小心把你奶奶吵醒了！”母亲急忙提醒。

鸡蛋汤里滴了香油，很美味，和小天几口喝完，走到母亲面前，一把夺过母亲怀里的自己的脏衣服，转身往自己屋子里一扔，关上了门。

本以为要失眠的，不一会儿，睡意却猛烈袭来，和小天很快就坠入了梦乡。

按照和小天的习惯，窗帘没拉，她睁开眼睛就能看到清晨的阳光，耳边传来碗盘轻微的磕碰声，空气中弥漫着小米粥的香甜，和小天惬意地伸了一个懒腰，套上一件宽大的T恤，大力拉开房门，冷不防，一团黑雾笼罩在门前。

“啊，您老人家不要一大早就出来吓人好不好？您的身子骨硬朗得百毒不侵，您孙女儿可是一弱女子，再来这么一次，指不定您就只能在精神病院看到我了。”

“天，怎么跟奶奶说话呢！”

“嘿嘿，在家百日好，出门一日难啖，知道回来了？”

坐在轮椅上被和小天暗地里叫作“老巫婆”的奶奶，“至死不渝”地穿着宽大的黑色罩袍，一条“亘古不变”搭在腿上的军毯，已经磨得